

# 客家話北方話 對照辭典

謝棟元

遼寧大學出版社

(遼)新登字第9號

客家話北方話對照辭典

謝棟元

---

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瀋陽市崇山中路66號)  
遼寧省印刷技術研究所印刷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2 字數:38.5千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

---

責任編輯:姜全坤 封面設計:鄒本忠  
責任校對:尹瀟汾

---

ISBN 7-5610-2722-2  
H·87 定價:29.00圓



## 謝棟元

1939年9月出生於廣東省梅縣（今梅州市）。1961年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1963年北京師範大學古漢語研究班畢業。先后在遼寧函授學院、遼寧師範學院、遼寧教育學院任教。現為廣州外國語學院教授。（照片閔占東攝）

SDUBS/F



## 林苑如

香港恒豐金屬皮具製品廠有限公司  
董事長、本書出版贊助人。

## 前 言

客家話是我國八大方言之一。

客家先民其初居住在中原，由于戰亂和其它原因，從東晉開始，流離轉徙，來到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等省的部分地區，然后又移向四川、臺灣、香港、南洋群島，以及世界各地。現在居住在全世界的客家人約有六千萬至一億。客家先民從北方來到南方，他們帶來了北方的文化，也帶來了北方的語言。這語言后來被稱為客家話。客家話是什麼時候形成的？怎樣形成的？目前有許多學者在討論這個問題。筆者鄙見，要討論客家話的形成，還得先了解北方話的變化，北方話的變化搞清楚了，客家話的形成時間，以及客家民系形成的時間也就比較好辦了。根據國內外語言學界的研究，北方話從唐宋至明清，在語音方面發生了幾個比較重大的變化：

- (一) 全濁聲母消失了；
- (二) 入聲消失了；
- (三) 閉口韻尾 [-m] 消失了；
- (四) 出現了翹舌音“知、蚩、詩、日”；
- (五) 二呼變為四呼。

北方話的全濁聲母演化為清音，開端于隋唐之際，完成于宋代。根據王力《漢語語音史》，宋代共有二十一個聲母，全濁聲母卻全部消失。全濁聲母的消失，使北方話的聲母系統大為簡化。

北方話入聲的消失，可拿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為討論對象。王力、寧繼福等專家認為當時入聲確已消失，周德清未將入聲與三聲完全合并，是受傳統的拘束。陸志章、李新魁則認為當時入聲仍保持讀短音或有某種輔音韻尾，正如周德清所說：“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

以廣其押韻，為作詞而設耳，然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證明其“入派三聲”是出于戲曲押韻的需要。楊耐思認為，入聲在《中原音韻》時期已消失了輔音韻尾，但仍保持獨立的調位。此外，還有學者認為入聲在共同的口語中已消失，但讀書音仍保留。上述各家意見雖不相同，或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北方話入聲消失的時間不會離《中原音韻》太遠。語言的嬗遞普遍採取漸變形式，而不是突變，學者們實際已找到了入聲消失的時段，如果想進一步找到消失的“臨界點”，當然是很好的，不過這是很困難的事。

北方話閉口韻尾[-m]的消失，時間較晚。《廣韻》從“浸”韻到“凡”韻共有九個閉口韻（舉平聲賅上聲去聲），到《中原音韻》還有“浸尋”、“監咸”、“廉纖”三個閉口韻部。明代蘭茂的《韻略易通》也保留了閉口韻，到明末畢拱宸所編《韻略匯通》就把“廉纖”并入“先全”，“緘咸”分別并入“先全”、“山寒”二部。該書以山東方言為基礎。由蘭茂和畢拱宸的書可以看出，北方話閉口韻的消失是在有明一代完成的。

翹舌音“知、蚩、詩、日”產生的時限，學者的意見也不一致。趙陰棠、李新魁認為始于元代的《中原音韻》。明代蘭茂的《韻略易通》用一首《早梅詩》來標明聲母系統：“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其中“枝”、“春”、“上”、“人”四字即是“知”、“蚩”、“詩”、“日”聲母的代表字。明代初年翹舌音已出現，這點學界無大異議。筆者認為翹舌音在《中原音韻》時代或《中原音韻》稍后一點時期出現是可信的。

宋元時期的等韻學家在等韻圖裡把韻分為開口、合口二呼。明清學者根據語音的實際演變情況，把“呼”和“等”結合起來，將韻母分為四呼：一二等開口呼仍稱開口呼，一二等合口呼仍稱合口呼。三四等開口呼稱為齊齒呼，三四等合口呼稱為撮口呼。最先揭示口語中已出現四呼現象的應是明代的桑紹良，他在《青郊雜著》中用“四科”的術語來分析韻母，這“四科”實際就是后來的開、齊、合、撮

四呼。但明確提出“四呼”名稱的則是明代無名氏的《韻法直圖》。

現在回過頭來看看現代客家話的語音系統：

- (一) 基本上沒有全濁聲母（只保留一個特殊的 [v]）；
- (二) 完整地保留入聲；
- (三) 完整地保留閉口韻；
- (四) 沒有翹舌音“知、蚩、詩、日”；
- (五) 四呼不全，沒有撮口呼。

這五條和前面北方話從唐末至明清在語音方面發生重大變化的五條相比較之後，可以得到如下的啟示：客家先民大舉南下之時，他們所操的北方話，全濁聲母已經清化，但入聲沒有消失，閉口韻沒有消失，翹舌音沒有產生，四呼沒有出現。也就是說，當時南下的客家先民，只趕上全濁聲母的清化，沒有趕上入聲和閉口韻的消失，更沒趕上翹舌音和撮口呼的出現。移民們對故土的眷念，導致語言上的極度保守，“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成了客家人的語言生活準則。他們帶到南方來的“原裝”北方話，數傳之後，基本面貌仍無改換。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現代的客家話，就是古代的北方話，更確切地說，是唐末、宋元之際的北方話（這裡說的北方指中原）。全濁聲母清化之後，入聲消失之前，這是從語言學的角度所提供的客家人南遷的時間表。對照歷史朝代，則是唐末至元初。這個時期南下的客家先民，人數最多，最富群體性，語言內部最富一致性。晚于這個時期南下的人，他們的語言或許已發生了變化，比如說入聲消失了，閉口韻消失了，但只要他們加入到客家這個群體裡去，他們的語言便迅速被同化，入聲、閉口韻等都會得到回歸。說到這裡，關於客家話的形成問題就比較清楚了。一方面是客家先民祖居地的北方話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方面是南下的人變換了新的地理環境，人成了客人，話雖固守中原舊音，但也隨之被稱為客話。所以，客家話的形成是通過北方話的變化，以及空間的轉換對比而體現出來的。當然，客家人在南遷的過程中所操語言也會發生變化，會丟掉一些舊成分，吸收一些新成分（如南方畵、瑤

等少數民族的語言成分)，但這些都是個別的、局部的。我們說客家先民從北方帶來的“原裝”北方話，數傳之后仍無根本變化，是指它的整個語音系統，整個語音框架。

詞匯的情況與語音稍有不同。詞匯是語言中最活躍的要素，舊事物的消亡，新事物的誕生，世事的變遷，時代的興衰，都能從詞匯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古代的北方話演化為當代北方話，詞匯面貌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客家話同樣如此，把當代北方話和當代客家話兩者在詞匯方面進行比較，差異就會顯得更大。這種差異在一般人眼中可能是兩不相涉的，但在語言工作者看來，這種差異淵源有自，似兄弟之分形連氣，正如黃侃所說：“九州殊語，同本炎黃，為變雖多，尋原則簡。蓋聲以統義，字以定形，凡在諸夏，無能逾越。”（見《聯綿字典·黃序》）當然，語言是發展的，各方言之間差異的成因及表現必有其特殊性，很難用傳統的觀點加以解釋，不過這種情況畢竟屬於少數。現將客家話和北方話在詞匯方面的差異概括為八種，分述如下：

一，客家話、北方話各用不同的詞表達相同的事物或概念。如客家話用“企櫥”，北方話用“立櫃”來指稱方形而高的櫃子。又如（破折號左方為客家話，右方為北方話）：

鯉鯉—穿山甲	蟻公—曲蟻
頓班—留級	食齋—吃素
轉潤—返潮	目汁—眼泪

二，客家話、北方話各用同中有異的詞表達相同的事物或概念。即是說，兩種方言都用複合詞表達相同的事物，但是這複合詞只有一個詞素是相同的，其余則不相同。如客家話用“耳公”，北方話用“耳朵”來指稱人和動物的聽覺器官。又如：

學堂—學校	姑丈—姑父
烏蠅—蒼蠅	交官—交易
弓蕉—香蕉	上晝—上午

三，客家話、北方話各用詞素相同但詞序相反的複合詞表達同一



事物或概念。如：

人客—客人	鞋拖—拖鞋
鷄公—公鷄	塵灰—灰塵
鬧熱—熱鬧	歡喜—喜歡

四、名同實異。客家話、北方話所用文字形式相同，但表達的不是同一事物，或不完全是同一事物。如客家話的“餃子”等于北方話的“餛飩”，而不同于北方的“餃子”。又如客家人所說的“笛子”實指北方人所說的“嗩吶”。客家人說的“碎紙”指的是“零錢”。又如“猙獰”一詞，北方話指樣子凶惡，客家話則與“討厭”同義。

五、單複的不同。同一事物，客家話用單音詞表達，北方話卻用複音詞表達。總的來說，客家話保留古代單音詞較多，雙音化速度較北方話為緩慢，故此類情況較多。但也有相反的例子，即客家話用複音詞，北方話卻用單音詞。

①客家話用單音詞，北方話用複音詞：

健—健康	塘—池塘
眼—眼睛	惜—憐惜
知—知道	梯—梯子

②客家用複音詞，北方用單音詞：

天弓—虹	歌子—歌
雷公—雷	屁卵—屁
蝦公—蝦	鷓子—鷓

六、語體的不同。有些詞語，在客家話常用于口語語體，在北方話則屬書卷語體。如“逆”，客家話用于口語，指雙方關係不諧，充滿敵意。北方話口語不用“逆”，只在書面語“莫逆之交”中使用。又如“吠”，北方口語用“叫”，書面語用“吠”。客家話則口語用“吠”。

七、使用範圍、所指範圍寬窄不同。同是一個詞語，客家話使用範圍、所指範圍寬，北方話窄；或相反。如客家話的“腳”，所指範圍寬，既包括北方話所指的腳，也包括北方話所指的腿。又如客家話的

“落”，使用範圍較寬，雨、雪、霜、雹、葉（樹葉），都可以用“落”；而北方話只能說“落葉”，雨、雪、霜、雹都不用“落”，而用“下”。再如，客家話的“蝦蟆”，指的是青蛙；而北方話的“蝦蟆”所指範圍除青蛙之外，還包括蟾蜍。又如客家話的“飯”，特指大米飯；“面”專指面條；“殺”用于人，不適用於動物。這些詞在北方話裡，適用範圍都比客家話大。

八、中心意義相同，邊緣意義不同。如果把一個詞的本義、基本義、主要意義稱作中心意義，那麼它的次要意義，如比喻義、臨時意義、各種色彩等就可稱為邊緣意義。客家話和北方話相對應的許多詞，中心意義完全相同，但邊緣意義則往往不同，或者一方有邊緣意義，另一方沒有。如客家話的“耳屎”等于北方話的“耳垢”、“耳殘”、“耳糞”，指耳道管壁腺體的分泌物。中心意義完全相同。但客家話的“耳屎”又有“囉嗦”的意義，形容人辦事不爽快、總是節外生枝、總有借口。北方話的“耳垢”沒有這個比喻義。又如客家話的“老鼠拖尾”等于北方話的“打水漂兒”，指一種遊戲，用薄石片貼着水面拋出去，石片可在水面上“滑行”一小段。中心意義南北皆同。但北方話的“打水漂兒”尚有白付出代價而無所得的比喻意義。客家話的“老鼠拖尾”卻無此用法。

一九五七年秋，我從廣東梅縣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就讀。講授現代漢語課的俞敏先生，在第一堂課裡就好幾次提到客家話。課後我們幾個客家籍的同學都很興奮，首次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家鄉話的價值，但是真正對客家話有所認識並加以留意，還是由實際生活引起的。從山城來到大城市，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語言問題。老師的講課有許多地方聽不懂，筆記記不下來。自己說話，別人也有聽不明白的時候，甚至鬧出笑話。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學好北方話。北師大雖是全國招生，但在班級裡北方同學占多數，這為我學習北方話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語言環境。于是我把日常學到的北方話都記在本子上，並且寫上客家話相對當的詞，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和不熟悉的語言進行

比較、轉換。過了一年，我的北方話果然大有長進。後來又讀了《客家人怎樣學習普通話》之類的小冊子，頗受啟發，但也覺得此類小冊子的內容還可以再充實一些。不過，這也只是想想而已，並未動手去充實這類小冊子的內容。大學畢業之後，當了研究生，跟隨陸宗達、肖璋、俞敏三位先生學習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接觸方言的機會更多了。在舊時，方言學本來就包括在訓詁學裡面，再則，“禮失求諸野”，學習訓詁學、音韻學不聯繫當代方言是很難有好的效果的。因此，對於“雅訓舊音往往而在”（章太炎語）的客家話，這個時候我才把它看作一門學問，開始認真地學習和研究。到了八十年代初，我開始有撰寫客家話辭典的想法。一九八三年，我回到家鄉廣東梅縣，詢問我的同行同鄉：有沒有編寫客家方言辭典的打算？如果你們編了，我就不編了，免得重複。他們回答，原先有這個打算，也成立了寫作班子，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不想編了。我得到這個信息之後，便開始動手編寫這本辭典。歷時九年，于今冬完稿。

本辭典為了使讀者更好地了解客家話詞語的涵義，大多數詞條都輔以例句。例句大量採用客家山歌。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民大眾繼承古代詩歌、民歌、詞、曲等優秀文學傳統，結合南遷后的新情況、新環境所創制出來的文學樣式。客家山歌內容豐富，世情百態，無一不可入歌，山歌已成為客家人民表情達意的便當工具。客家山歌表現手法多樣而靈活，因而使得它更富魅力，擁有更多的喜好者。世界客屬總會秘書長古胡玉美女士在廣東梅州客家聯誼會成立慶典暨世界客屬聯誼大會上講話，稱“山歌與客家話是客家人最顯著的特徵。如果沒有這兩種特徵，我們就分辨不出誰是客家人。為了要保持客家文化——中國諸多文化之一種，非常有必要保留并發展山歌和客家話。”此語可謂說到“家”了。客家話是客家人的生活語言，工作語言，交際語言。客家山歌則是客家人的藝術語言。研究“客家學”離不開研究客家話，研究客家話離不開研究客家山歌。

本辭典所以能夠順利問世，首先要感謝我的老同學、老朋友旅港

林苑如君的鼓勵與支持。林君雖然久離家鄉，但對鄉梓文化教育事業極為關心，曾以其祖林文軒的名義在母校梅州市樂育中學設立獎學金。又捐資重建其祖林文軒在鄉里創立的明德小學，受到鄉親們的贊譽。林君多年以前就主動向我提出，要幫我出書。現在這本辭典在他的支持下出版了，使我多年的勞動成果不致于塵封高閣。林君之助，實難忘懷！

在撰寫這部辭典的過程中，客家文史專家謝永昌先生一直給予熱情的支持，除不斷供給有關資料外，還認真閱讀了部分初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見。我的學長，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寧女士，在我當研究生期間即以姐姐關心弟弟那樣來照顧我。離校之後，一直沒有中斷聯繫，人品學品都極大地影響着我。這次我請求她為本辭典作序，她慨然應允，寫了這麼多鼓勵的話。還有，我的朋友臧恩鈺先生、韓宏宇先生為本書的出版也給予了支持，在這裡一并表示感謝。末了還要提一下我的內人李秀坤碩士，本辭典每一個詞條的撰寫都跟她有關係，她實際擔負着拾遺補缺、訂正的任務。同時三十多萬字的草稿，由她一筆一畫抄成正稿，並負責編排筆劃檢索，仰賴不可謂不多也。

限于水平，本辭典謬誤在所難免，祈海內外大方家不吝指正。海外讀者批評信件請寄：香港九龍旺角彌街9—15號恆利中心11字樓3室林苑如先生收。

謝棟元識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 序 言

六年前，我和棟元及兩位博士宋永培、張萬彬陪我們的老師陸宗達先生到武漢去參加紀念黃季剛先生的學術會。路上在談起章太炎先生的《新方言》和季剛先生的《蕪春語》時，棟元對我們說，他一直想寫一部關於客家方言的書，把家鄉的話語準確地記載下來。陸先生非常贊賞他的想法，鼓勵他趕快動手。打這時候起，我們和棟元每見一次面，都會說到他編寫這部客家方言辭典的事。現在《客家話北方話對照辭典》終於完稿了。雖然陸先生已離我們而去，但老師的鼓勵和指導凝結在棟元的這部書裡，給這部書帶來了雋永的紀念意義。

讀了《客家話北方話對照辭典》的初稿，我覺得，這的確是一部編寫得相當好的書。這部辭典收錄了兩千多條與北方話相異的客家詞語，實詞按事類分成二十八類，虛詞和準虛詞按詞類列出七種，總計三十五類。這些類別涵蓋了基本生活面，很有僑鄉的特色，同時也顯示了客家話的詞匯系統。

重視詞匯系統，是這部詞典的第一大特色。例如，當你翻開“時間”這一類，便可以看到由三個方面構成的時間詞系統：第一是對宏觀時間（人類的普遍時間）和微觀時間（個人經歷的時間）的稱謂；第二是對絕對時間（可準確計量的）和相對時間（模糊的）的區分；第三是對既往、現時、未來的習慣性確認。這個時間詞匯系統，充分體現了客家地區文化的特異性。又如“植物”類，詞條特別注意分類的層次。“木瓜”一詞，客家人指的是“番木瓜”，屬番木瓜科，小喬木，果實供食用，和北方話同名異實。北方人說的“木瓜”有兩種：一種是文冠果，又叫“崖木瓜”，屬無患子科，是一種觀賞植物；另一種是檳榔，屬蕃薇科，是一種藥用植物。這種對同名異實的辨析，實際上

是着眼于確定詞語在詞匯系統中的位置，參之以特徵的描述，就更為明確了。重視詞匯系統，還表現在各類詞條的編排次序上。這部辭典很注意同一子系統詞語的類聚，處處可以見到嚴密的整理之功。

這部辭典的第二個特色，是在詞語意義的比較上，扎扎实實地下了番苦功夫。由于不同方言各有自己的詞匯系統，因此，不同方言詞匯的差異，絕不僅僅是籠統的異名或異實。在某些地方看來名實相應可以互譯的詞，又往往存在義項的對應不同和同一義項義值不盡然相同的複雜情況。這部辭典不但注意對同名異實、異名同實的詞語加以分辨，而且對同中之異和大小異之處，也辨析得非常清楚。例如，辭典十分注意對比喻義的處理。因為比喻與比喻義具有比較強烈的文化內涵。辭典的“器物”類中，將客家話的“電燈膽”與北方話的“電燈泡”、“燈泡”對譯，在案語中又明確指出，客家話“電燈膽”有“痴傻缺心眼”、“不通氣”、“不知趣”等比喻義，而北方話的“燈泡”沒有這些比喻義。“美容穿戴”類將客家話的“毛辮子”和北方話的“辮子”對譯，指出北方話的“辮子”有“把柄”的比喻義，而客家話的“毛辮子”沒有這種用法。凡此種種，都可看出作者思考之深，工作之細。

這部辭典的第三個特色，是認真進行了書寫形式的考證。方言詞怎麼寫，歷來是方言辭典的一大難題，在這方面大約有兩派，一派是語音描述派，主張用音同或音近的借字寫出就行了；另一派是求本字派，主張盡量找出能反映意義的本字。其實，誰也知道后一種作法更為有益，因為它不但能使讀者見字而知義，而且可以有利于對詞匯發展脈絡的探索與同源詞的系聯，所以，力爭求本字，不得已再採用語音描述，應當是更全面也更深入的一種作法。這部辭典充分運用了傳統訓詁學的方法，對本字的考證十分精審。例如，客家人稱掃墓為“挂紙”，又稱為“曬地”。“挂紙”是因掃墓要用公鷄血染過的草紙壓在墓碑頭上而得名的，寫這兩個字不成問題。而“曬地”一詞，客家學者楊恭樞《客話本字》定為“賽地”。“賽，先代切。俗報祭曰賽神，

俗呼曬平聲，正合。”稍后的羅翹雲《客方言》也認為是“賽”字：“無聲而祭曰賽，平聲。”對此，他們都有很詳盡的考證。而本辭典作者根據《說文·酉部》“醴，下酒也。”引《后漢書·馬援傳》與蘇軾《前赤壁賦》為書證，又根據客家人掃墓要將酒和茶灑在墓前地下這一風俗，找到了這一詞語的本字“醴”字。考證之精確，令人信服。求本字是與探索詞源緊密相關的，探索詞源不但要熟悉古音古義，還要熟知民俗。因此，這部辭典又把語言和民俗結合起來，給語言與文化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可貴的資料。

以上特點都說明，作者不但是詞匯學與訓詁學的行家裡手，還是客家風俗的內行人。具備這兩個方面的條件，實在是不容易的。棟元能具備這樣兩個條件，因而能編出這部質量很高的辭典，這在我是絲毫也不奇怪的。讀了這部辭典，使我想起和棟元相處的那些歲月。一九六一年，我們幾個人一起考上了陸宗達先生的研究生，一下子都鑽到古書堆裡去了。師兄弟們常常一塊討論問題。當時我們就發現，棟元對古音和古訓都非常銳敏，對那些在六十年代初聽來極為生疏的音韻學、訓詁學，他也有很強的理解力。陸先生說，這首先因為他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很容易產生語感；其次，還因為他非常熟練地掌握了客家方言。客家方言保存了大量的古音古義，這對他學習文字音韻訓詁有很大的啟發。棟元從小生長在僑鄉梅縣，青年時代到北京讀書，畢業后到遼遠的丹東去工作，不久又調到大連、瀋陽，仍離家鄉幾千里。然而，人在幼年時習學的鄉音總像鑄在頭腦中似的，是很難忘懷的，何況棟元對家鄉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每當談起家鄉的山川景物、風俗人情、名人軼事，總是流露出誠摯的眷戀與無比的自豪。記得有這樣一件事：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有一段關於孔子陳蔡絕糧的故事，其中談到“顏回釋菜于戶外”。一般人將“釋菜”解作“摘野菜”，以照應絕糧的情境。陸先生則以為“釋菜”正是《周禮·春官·樂師》“春入學，舍采，合舞”的“舍采”。鄭玄注：“舍即釋也。采讀為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當我提筆寫《古代的尊師之禮——釋

菜》這篇短文時，棟元正在北京，他很興奮地告訴我們，在他讀小學的時候，客家地區仍有學生按桌位依次給老師送蔬菜的風俗。為此，他很自豪，說這種古樸的風俗正是古代釋菜之禮的孑遺。或許正是受到這種古風的熏陶吧，棟元非常重視對老師執弟子之禮。陸先生每出遠門，總是他趕到北京來護行，幾乎是寸步不離地照拂，生怕出一點差錯，晚上與先生同住一室，抵足而眠，說古論今，師生之情，何其歡洽！我們都要求自己遵循這樣的準則，要因術業而尊師，因科學而尊師，鄙薄那些師權貴、師富貴、師名位的勢利惡俗。這些，或許都是題外的話了，但我覺得，介紹一部書，在談到它的作者時，不但要提到他的為學，更要提到他的為人。我衷心地祝願也相信，棟元的這部書會使家鄉的讀者和北方的讀者感興趣，棟元完成這部書時對老師的懷念，也將與嶺南的古風一樣，長久地存留。

王寧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北京



## 凡 例

一、本書收錄客家方言詞語 2401 條，與北方方言相對應的詞語參互比照，以顯其相關態勢。收錄的主要是詞，短語（如熟語、諺語等）也酌收。

二、所收客方言詞語并非客方言的全部詞語，而是與北方話相異的部分詞語。

三、所收詞語，按意義分為三十五類。

一天文	十三 人的狀貌	二十五 動物
二地理	十四 物的狀貌	二十六 植物
三時間	十五 婚戀生育	二十七 器物
四空間	十六 文教體育	二十八 喪葬
五人體	十七 番域僑情	二十九 代詞
六疾病	十八 歲時節日	三十 副詞
七人際	十九 工商錢財	三十一 介詞
八人品	二十 農林牧漁	三十二 連詞
九動作	二十一 美容穿戴	三十三 助詞
十稱謂	二十二 飲食	三十四 詞綴
十一 境遇	二十三 居處	三十五 數量詞
十二 思維心態	二十四 交通	

每一義類內的詞條順序，大體上從大至小，從高至低。詞條較多的大類，開始有個簡短的說明，從說明可知其大致的排列順序。

四、格式。被解釋的客家話詞條用黑體字列出，然後標音。另起一行頂格列出和客家話相對應的北方話詞語。然後進行解釋。接着舉例，如果例句需要譯成北方話，則譯語置于圓括號內，如果例句無需